

王晓平 主编

# 东亚诗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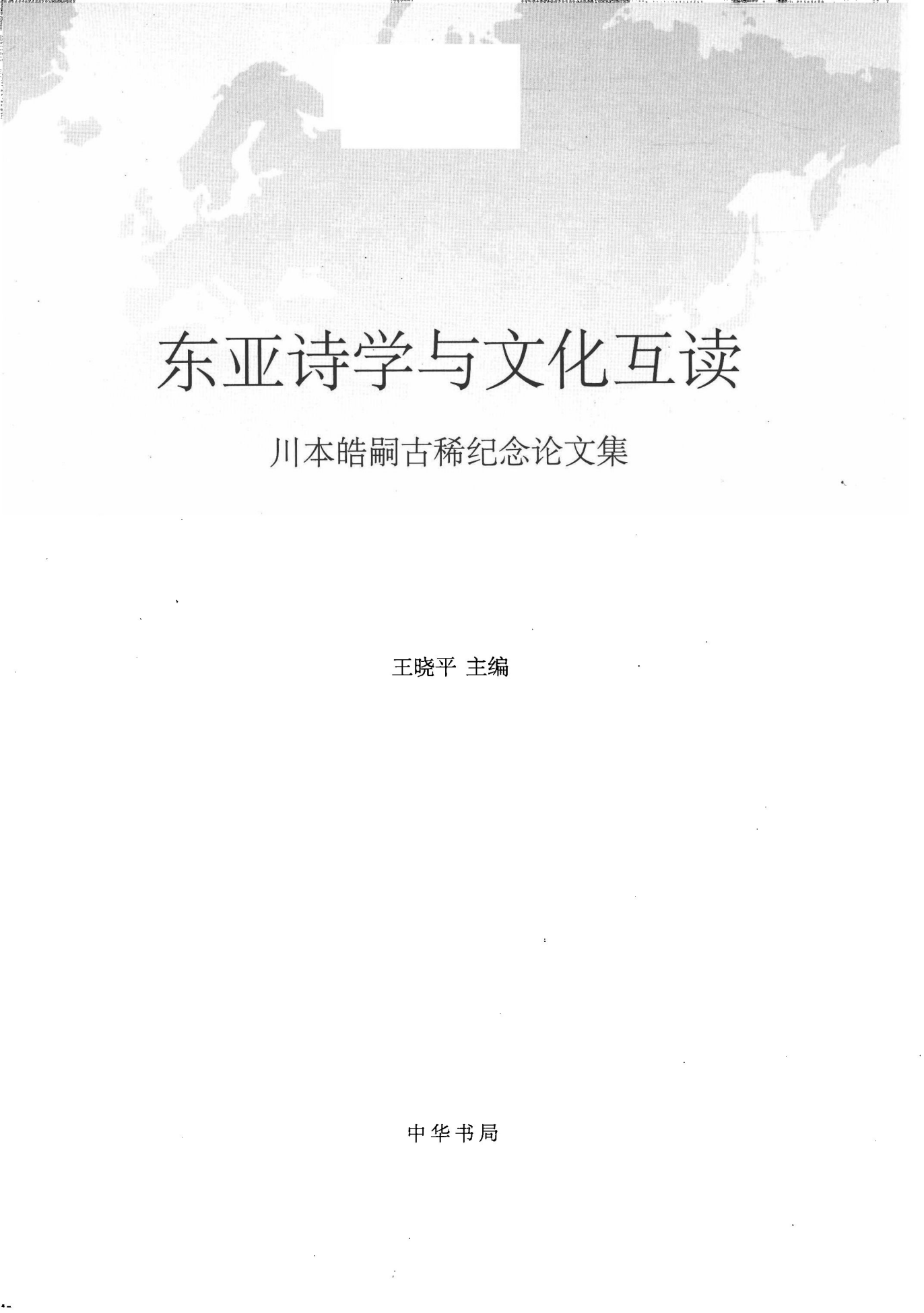
川本皓嗣  
古稀纪念论文集

## 与文化互读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东亚诗学与文化互读

川本皓嗣古稀纪念论文集

王晓平 主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诗学与文化互读:川本皓嗣古稀纪念论文集/王晓平  
主编. —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  
ISBN 978 - 7 - 101 - 06931 - 0

I. 东… II. 王… III. 诗歌史 - 研究 - 东亚 - 文集  
IV. I310.07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5125 号

---

|      |                                                                                                                             |
|------|-----------------------------------------------------------------------------------------------------------------------------|
| 书 名  | 东亚诗学与文化互读<br>——川本皓嗣古稀纪念论文集                                                                                                  |
| 主 编  | 王晓平                                                                                                                         |
| 责任编辑 | 张彩梅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br>(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br><a href="http://www.zhbc.com.cn">http://www.zhbc.com.cn</a><br>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br>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br>印张 35¼ 插页 2 字数 430 千字                                                                                |
| 印 数  | 1—1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6931 - 0                                                                                              |
| 定 价  | 88.00 元                                                                                                                     |

---

## 序

本书的作者来自中、日、韩、美、加等国,我们以此书祝贺川本皓嗣先生的七十诞辰,纪念他对国际比较文学和东亚比较文学的杰出贡献。

川本皓嗣博士出生于大阪,毕业于东京大学,长期从事英美文学、日本文学和跨文化研究,精通多种语言。其《日本诗歌的传统——七与五的诗学》等著述被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他曾是第一位担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的亚洲学者,在任期间克服各种困难,成功地举办了中国香港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他多次到中国访问,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中心顾问、天津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等,热心与中国学者展开对话、交流和学术合作。他不遗余力地推动各国学者相互了解和平等对话。他强调亚洲各国珍视本国的文学传统,同时正视吸纳西方文化的历史,对本国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事大主义”不以为然,他认为认识差异是理解不同文化的起点,主张通过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深入研究对方的现代文化,进而加深对各自文化传统的理解,以克服相互的隔膜与误解。在他的许多著述中,都力图突破单边文化对文学概念的界定和思维模式的束缚,寻求具有普世意义的完整概括。他的这些主张,始终贯穿在活跃的国际交流活动和教育实践中。他朴实的学风和诚恳的态度,超越了国籍和年龄,感染和影响着他一起工作的各国学生和学者。

21 世纪人类面临着严峻的共同挑战,加强文化交流与对话,是刻不容缓的艰巨课题。它的效果,既不会立竿见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这是一项需要以极大的耐心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才会有所收获的长远事业。不仅东西方文化需要不断打通和对话,就是东亚各国之间也需要不断消除相互之间在文化方面的隔膜、误解和曲解,打破形形色色的先入之见,从了解真相、熟悉对手、超越歪曲入手,拓展对话的渠道,以减少文化摩擦。川本皓嗣博士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本书名曰“东亚诗学与文化互读”，其理由在于，川本皓嗣博士对日本诗歌和文学理论的造诣和成果，影响了很多日本和日本以外研究日本文学的学者，同时他历来主张通过研读对方的文学经典以加深对各自文化的理解。近年来他多次强调认识自身和他者、认识传统和现代均是密不可分。他是割裂传统的积极反对者，对本国文学遗产特别是俳谐有许多鞭辟入里的精辟论述，对于明治维新以来在西方文学理论影响下形成的排斥汉文学的日本文学史观，持清醒的批评态度。他提醒我们注意在世界诗学的舞台上亚洲各国的声音还非常微弱，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奋力进取。“互读”不仅意味着对对方文学遗产的尊重，也意味着在相互对比中理解自身。东亚的文学遗产和现代文学，在历史上和今天对世界所做的巨大贡献，正需要得到重新确认和崭新的阐释。“互读”是我们认识东亚文化的一个视角。川本皓嗣具有东西方文化的广阔视野，不赞成囿于一国、甚至一地的狭隘的所谓“比较”。鲁迅先生说：“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周”首先就意味着对单向、片面、狭隘的警惕。

如果对本土文化或外部文化缺乏了解，那么我们所能进行的比较，只能是肤浅的，只能得出一些无意义的结论。改革开放以来，大批留学生到周边各国学习，也有不少学者到过这些国家，文化交流的规模是空前的，东邻不再是“五里雾中”了。这标志着我们对邻国文化的认识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层次。然而在内外两方面，我们的缺陷都还是很明显的。在利用日本式的实证方法的同时，也不该忘记任何方法实际上都还是有它的“边界”和不足的方面。“互读”正可以使我们一天天摒弃偏见，增长智慧，完善认知。文化的理解需要漫长的乃至无止境的过程，总有些东西彼此终究不能理解，或不必急于理解，然而，了解和对话却是首要的。问题正在于，我们还有相当多的东西还不甚了解。

作为本书主编，对于来稿除了文字上的调整以外，没有做内容上的修改，正是抱定首先“了解”的宗旨和对话的心情。同时，各种政治文化认识上的差异，恰恰证明了了解和对话的必要。回避交锋、无视差异，有时正是缺乏自信和放弃对话机遇的表现。面对复杂的学术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以平和的心态、坚韧的努力和足够的耐心，来填平横亘在彼此心灵间的鸿沟。刊登在这里的稿件，都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

不过，也想在体例上做得更加接近于国际比较文学论著规范一些，比如引用时同时出现原文和译文，对注释不敢马虎，对译文强调去除容易引起歧义的洋腔洋调，等等。学术翻译是一个在学界还没有引起充分注意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到翻译策略和翻译思想，而且有关译者和作者在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上的不同。敢于、善于直接与国际学者展开对话的人，真是越多越好。

本书所收论文，不仅来自不同国度，而且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各有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作者几乎都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和研究的体验，多篇论文还是用非本民族语言写成的。还有些作者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异国，作者本人就是一种“文化互读者”。他们身上携带的本民族文化的因子，使其观察世界的眼光不同于当地感觉。由于这种“异文化”的体验，使得他们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是生活在时时不断进行两种文化对比的状态中。所以，他们发出的

声音,不一定是人们听惯的,甚至有时会是刺耳的。面对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倾听显得格外重要,相信我们的读者完全有能力对各篇论文作出自己的评价,也完全能够辨别各种研究方法的得失短长。

互读,为的是文化遗产的共享。

和川本皓嗣先生往来于欧亚的国际学术活动相比,本书的约稿显得过于狭窄。本来有更多的朋友愿意赐稿,但由于出版时间的限制,未能做到广而周知。各种不足之处,敬请读者谅解和批评。

王晓平

2008年9月于天津 瀛庐

# 目 录

## 序(王晓平)/1

日本诗歌中的传统与近代 /1

川本皓嗣 著 蒋春红 译

关于文学“变异体”与发生学的思考 /14

严绍璁 著

## 风雅无疆——民族诗歌的外来元素/29

《新撰万叶集》中的鹿鸣 /31

吴卫峰 著

“无名岂敢入山城”——试论 19 世纪上半叶日本女性的“闲达” /40

长濑真理 著 张士杰 译

日本人何故欢迎高启的《寻胡隐君》 /57

古田岛洋介 著

萩原朔太郎的官能诗和韩国——以《青猫》为中心 /62

梁东国 著

浪漫装置的诗歌——近代日本的接吻表象 /76

平石典子 著 姚红 译

## 诗心如水——东亚诗学经典的关键词/93

读《溇南遗老集》 /95

高恒文 著

本居宣长“物哀”论的确立 /104

蒋春红 著

近代日本对古典作品的评价和文学史记载——围绕《新古今和歌集》 /110

衣笠正晃 著 郝蕊 译

## 解译之觞——翻译的基准和策略 /121

从点与圈出发的诗歌解读史——训读的精神遗产 /123

王晓平 著

鉴赏标准的多样化与诗歌翻译策略的选择 /137

雋雪艳 著

阿瑟·魏理的《袁枚》及其对袁枚诗的翻译 /146

刘岸伟 著

韩国近代诗的日译诗集——《朝鲜诗集》、《朝鲜诗选》和《雪白集》 /155

林容泽 著 勾艳军 译

性别与儿童文学——以翻译、改写为视点 /171

佐藤宗子 著 张士杰 译

## 互读寻道——他者观念的变迁与比较 /179

东亚的欧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和江户时代的日本的比较 /181

冈本さえ 著

19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191

孟华 著

13世纪“蒙古袭来”和“蒙古之碑”——关于日本生死观中的镇魂和怨亲平等 /206

艾特 著 赵莹 译

褐色的兔子与黄色的蝴蝶——澳大利亚的黄祸论 /229

中村和惠 著 周阅 译

“先知先觉”的不同命运——读《美欧回览实记》和《郭嵩焘日记》的一则随感 /243

严安生 著



日帝强占期知识分子的活动与荣辱——以六堂崔南善为中心 /252

崔博光 著 王瑜 译

## 幽明同台——戏剧中的文化交融和冲撞/267

日本谣曲《皇帝》再考 /269

张哲俊 著

能剧《当麻》:极乐的渊源与世阿弥的革新 /278

竹内晶子 著 勾艳军 译

道路的选择:追溯森本熏《女人的一生》的创作历程 /291

考迪·博尔敦 著 高超 译

## 文化往还——开启与俄罗斯文学对话的窗口/301

俄罗斯白银时代戏剧革新中的东方影响 /303

李逸津 著

在中国的俄罗斯人的文学——对马特维耶夫家族中三代诗人的历史、文化以及文学的研究 /313

ヨコタ村上孝之 著 王振平 迟欣 译

## 形神之际——绘画与历史、文学的交界/327

中村不折的历史画——从欧洲到亚洲 /329

松井贵子 著 郝蕊 译

论丰子恺《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与日译作品在接受西方思想时的媒介作用 /342

稻贺繁美 著 王振平 译

金子光晴《忧郁之花》的所在——诗歌和绘画的彼岸 /355

今桥映子 著 赵莹 译

川端文学与宋元绘画 /365

周阅 著

## 面交心传——对异国作家的交往与接受/379

内心的隔阂——丰子恺《华瞻的日记》与夏目漱石《柿子》/381

西楨伟 著

郁达夫与佐藤春夫——再论佐藤文学对郁达夫的影响/397

大东和重 著

## 越境之旅——他国都市的幻象和实相/409

东洋学言说、大陆探险记与现代主义诗歌的空间表现——以安西冬卫诗作中的政治地理学视线为中心/411

王中忱 著

《蓟山纪程》所录朝鲜文人的中国文化之旅(1803—1804)/422

刘顺利 著

南方熊楠与夏目漱石——关于其伦敦体验/429

松居龙五 著 蒋春红 译

亲疏爱恨之间——日本文人夫妇金子光晴、森三千代的上海与巴黎/440

赵怡 著

试论保田与重郎的朝鲜旅行记/458

水野达朗 著 张士杰 译

改写旅行者——池泽夏树《安静的大地》和多和田叶子《球形时间》中伊莎贝拉·波德形象的分析/470

小泽自然 著 勾艳军 译

## 言文通变——叙事及文体的东方与西方/479

繁茂的叙事——中上健次文体和谷崎润一郎、紫式部、威廉·福克纳的文体比较研究/481

岩谷千子 著 勾艳军 译

由隐喻产生的作品——老子的水哲学和漱石的写作行为 /493

李哲权 著 郝蕊 译

东亚叙事文学与传统的背离——近代意识的形成与日本小说 /512

朴真秀 著 王萌 译

执笔者简介/524

后记/526

附录：川本皓嗣博士简历 著述目录 /529

## 日本诗歌中的传统与近代<sup>①</sup>

川本皓嗣 著

蒋春红 译

传统与近代,不应该是相互排斥的关系。从词语的定义来看,近代的特征是相对于“刚刚过去”的一种划时代的新、一种历史上未有先例的崭新的自我体认。如此一来,传统作为被近代批判、超越的对象,指的是陈腐的过去。然而实际上,这仍不过是对所谓“近代”的说法不假思索囫圇吞枣之后从近代的角度所看到的,如果退一步仔细观察,我理解两者与其说是相互对立不如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们通常的一个错觉是旧的传统之后才出现近代。其实不如说是因为有了近代,才有传统。也就是说,实际上近代这一时代所具备的先锋意识,是以陈腐的过去作为传统存在的先决条件而重新制作出来的。近代自我认同的“新”,是为了向自我及他者证明或夸示,在此必要性的基础上,构想了作为自身衬托和标靶的传统,并对它重新加以建构。

当然,为了提高这种主张的可信度,必须慎重地遮蔽其中隐含的策略。与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所说的“性”(sexualité)一样,近代为了自我方便而建构起来的崭新传统,可以看做是在很早就牢牢打下根基的实体,并且在其上自我表演着反抗、挑战、打破传统的行动。正因为如此,近代看上去才像是位于传统之后。

不用说,现在说到“传统”这个词让人马上联想到的过去种种事象,从近代以前就一直存在着。近代不会是空中楼阁。尽管这样,总结那些过去的种种事象把它称为“传统”或是一般的传

---

<sup>①</sup> 日语的“近代”有时也译为“现代”,指的是明治维新以后的时代。——译者注

统概念,都是与近代一同产生的事物。因此也可以说并不存在“传统意识”这样的说法<sup>①</sup>。

## 二

近代为了夸示自己的新而造出“近代对传统”这样一个对立结构,那么旧事物与新事物相互之间究竟应是怎样的关系呢?

新事物即使如何新,其内容、材料不能说完全就是首次出现,就算如何新,也不可能是完全从零开始像变戏法一样造出前代未闻的新品。

从新与旧的对比来看,新事物多数情况下是改造旧事物的全部或部分,将材料重新组合,逆转其视点或重点的设置方式,即把已有的东西翻转腾挪、模拟改造,一言以蔽之,我理解就是由一种类似于“戏拟”的事物来唱主角。所谓新,是几乎所有的材料都出自旧事物,但其组合方式、位置和意义发生改变,从而变成新的东西。大家可能都知道,每年令人眼花缭乱的时装新款式,其实不过是对以往的时尚进行改造,只是改变美的焦点的产物而已。

这么说来,近代是从过去的种种事象中选择数个“可用的过去”(usable past),对其进行修正变形、重新组合、置换重点等,重新加以利用改造,组织创造成一个新的自我。并且在此基础上,将与现在打上截然不同旧烙印的“可用的过去”命名为“传统”。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从过去的事象中经过甄选、加工两道手续形成近代时,就算有作为母胎或背景的传统,必然也是遵循近代的先决条件,重新加以整理建构过的。美国现代主义和新批评的先驱评论家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 1886—1963)在其随笔中一语道破天机,将其题为“创造一个可用的过去”(On Creating a Usable Past)<sup>②</sup>。不问古今东西,历史总是由最后一个征服王朝重新创造出来的。

---

<sup>①</sup> 例如《牛津英语大辞典》(OED)中追溯了“tradition”这个词的来龙去脉,它自身在英语中的登场也不过是15世纪末以后的事。当时的意思是“交接”、“交给”、“传承”。那么,如上述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的意思据OED的解释是“长期定型化的一般被接受的习惯或程序,具有几乎接近法律的强制力”,另外“在艺术或文学等的领域或流派中,从先行者那里继承,一般都会模仿遵循的经验或习惯做法”这个意义上被使用是晚得多的事情。最早的用例是莎士比亚的《查理二世》(Richard II, 1593),而实际上只是为了突出这个,其他所举的例子,都是19世纪的。法语的情况也一样。根据《罗贝尔法语大辞典》的解释,“tradition”在本来的意义上使用也始于15世纪末期。在具有今天“传统”的意义上使用是18世纪初,它列举了因“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当时欧洲文化孰优孰劣问题”即“新旧之争”而活跃的弗朗西斯·德·费奈隆(François de Fénelon, 1651—1715)的例子。莎士比亚也好,费奈隆也好,不用说各自都相对于中世及古典的“传统”而具有“近代”的自觉,生活在“现代”意识极强的时代里。

<sup>②</sup>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Brooks, Van Wyck 1918 “On Creating a Usable Past,” *The Dial*, 64 (April 11), 339ff.

## 三

日本作为非西洋诸国例子不可忽视的是,日本的近代不是内部发展的结果,而是随着西洋诸国领土与权益的扩大,在受到西方列强威胁的同时,急匆匆引进来的。不过,19世纪后半期的日本并不是从一开国就一举引进了西方文明,而是在此之前就通过兰学以及汉译西学,在多领域了解和储备了相当多的西方知识,然后开国后才有近代的种子勉强最终发芽开花,可以说经历相当长岁月的积累是一个十分必要的条件。

作为日本近代化的榜样,开国后的日本能直接见识到同时代的西方,即19世纪后半期欧美的情况,历史学所说的近代是以产业革命和法国革命所带来的产业化(资本主义)、世俗化(从教会权力中脱离)、官僚制(中央集权国家)以及都市化为特征的,因此贯穿始终的是对自己所生活时代的根本的新有前所未有的自觉,有与某种过去诀别、踏向不可知未来的意志。19世纪后半期的西欧在那种意味上正是一个典型的近代。

但在文学方面,欧美文学界如先前所说的经过对“可用的过去”进行甄选与加工过程并开始在近代文学中确立自我,不过是和日本同时进行或者最多早五十年,甚至在某些领域被认为有一些类似的现象几乎是同时发生。不用说,欧美在文化上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作为基础(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基督教中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启蒙主义),在此基础上作为近代对立物(被克服的过去)的“传统”是阶段式形成的。相对而言,日本文学的近代不是从日本独特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而是将遥远的西方产生的近代完全原封不动移植到日本的结果。

文学的移植与民主制度的移植一样,包含着比蒸汽机的输入更复杂的问题。然而只是粗略地看一下也会发现,从海外带到日本的近代文学的种子,适应并扎根极其异质的日本土壤,与其在本土的西方内部近代扎根相比,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内部发展的产物也好,外来种子的移植也罢,近代精神几乎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在历史中探寻一个“可用的过去”,将其原样改造,在此基础上将以此作为母胎的“可用的过去”称为一直以来的“传统”,与其自身加以严格区分。

## 四

外国文学的接受,首先是通过翻案或翻译来进行的。西方近代文学通过具体作品的形式为一般日本读者所广泛接触,始于1882年(明治十五年)的《新体诗抄》。

《新体诗抄》是一部英美诗歌翻译及译者诗歌创作的合集。译诗方面选取的对象包括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选段、18世纪英国诗人格雷(Thomas Gray, 1716—1771)与坎贝尔(Thomas

Campbell, 1777—1844)、19世纪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以及英国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等的诗歌。

从西方文学史的常识来看,将这些作品统称为“近代文学”容易引起较大争议。与历史上的近代不同,文学史上的近代被赋予了多重定义,有多种时代划分,英语、法语、德语等也混乱不堪,而且其混乱情况在日语中也有反映,如 modern 一词,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应的就有“近代”、“モダン”、“モダニズム”、“モデルネ”、“現代”等种种译法,并且多数情况下如果说到近代文学,一般是指至少19世纪中叶或19世纪末以后带有某种特定倾向的文学<sup>①</sup>。而《新体诗抄》选取的莎士比亚和格雷就不用说了,甚至在19世纪活了大半个世纪的朗费罗与丁尼生,恐怕也不好说成是近代诗人。

虽然这样,在这里也无意纠缠有关“近代”的一些细节问题,也没有那个必要。因为对《新体诗抄》出现的那个时代的日本读者来说,不管这些作品实际的写作年代是什么,它的新是毫无疑问的,由于是最近从西方渡来的舶来品,全都可以看做是地地道道近代的产物。事实上,这部诗集选取的作品从今天来看可能有些陈旧,而其实以哈姆雷特所具有的自我意识与怀疑精神以及朗费罗诗中歌颂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劳动伦理为代表,都包含着近代构成的重大要素(《新体诗抄》的创作诗中甚至说到了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论)。正因为如此,译者选取这些作品,与鲁迅及弟弟周作人的情况是一样的,后者由于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共同用中文翻译了面向中国读者、包括日本小说在内的世界小说——《域外小说集》(第二分册完成于1909年)。

《新体诗抄》将诗(poetry)的概念及其代表作(选取的作品大多是在欧美教科书中人气颇旺的作品)作为西方近代文学的范本带到日本,在日本虽有和歌、唐诗(汉诗)、川柳(与俳句句式相同的五、七、五音的幽默诗)等种种体裁,但并没有用一个诗(poetry)的总称来指称诗歌全体(“诗”一词意味着专指汉诗这种体裁)。而且根据翻译者的说法,汉诗、和歌、川柳等短诗型,就像“线香烟火似流星”那样,也太过于简单或“简短”<sup>②</sup>了。他们认为,新时代的日本一定需要有一定长度的、能传达“少而连续的思想”<sup>③</sup>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诗歌形式。“夫明治之歌,乃为明治之

---

① 说到法国是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初版的1857年前后,说到英国是剧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评论集《意向》(*Intentions*)出版的1891年前后开始出现的倾向。这里所说的“近代”文学,虽处在先前所述的历史学的“近代”的延长线上,但以对近代市民社会的激烈批判和嫌恶为特征。相对于对拜金主义的、保守的、物质的、科学的“进步”过度信赖的低俗市民阶级资本主义社会,诗人史班德(Stephen Spender)所说的“梦游的孤独者”们是指向不带任何世俗效用的“艺术”的崇高。在那种意义上,不如称之为“反近代的近代文学”,20世纪前半期的文学也处于这条延长线上。

② 原文所附引文出处都在译文中放于脚注。——译者注

外山正一、矢田部良吉、井上哲次郎:1971年《新体诗抄》;吉田精一等编:《近代日本文学大系五二 明治大正译诗集》,角川书店,第63页。

③ 吉田精一等编:《近代日本文学大系五二 明治大正译诗集》,第63页。

歌也,不应为古歌也。”<sup>①</sup>

不过,尽管有上述那样革新意愿高的豪壮之语,将作为“明治之歌”的范本英诗实际移入日语时,译者们选用作为媒介的“可用的过去”,竟然令人意外的是带有古风的、平凡的、谁见了都认为是落后于时代的形式。其原因大概是在过去的诗歌遗产中,为近代诗准备的“可用的过去”,找不到比它们更合适的了吧。

## 五

在明治十五年的日本,写诗或将西洋诗译成日语时,形式和文体方面究竟有怎样的选择余地呢?

在形式上,有和歌、汉诗、川柳及俳谐发句这几种短诗型,另外还有俳谐连歌这种集体创作的诗(俳谐的连歌一般由几位作者联成三十六句,其中可以独立创作和鉴赏的第一句又称为发句)。虽然如此,它们却不能说是可以放入“少而连续的思想”的适当形式。另外在诗歌体裁方面,汉文体、雅文体、汉文直译体这三种形式占据主流。实际情况是从进入明治时代以后,这三种形式各自都在诗歌翻译方面留下实例。下面想就它们的可能性一一进行具体讨论。

首先来看汉文体。明治以后作为西洋诗最早被翻译的是1870年(明治三年)西学家、教育家中村正直(1832—1891)用汉诗体翻译的《打铁匠歌》(The Village Blacksmith, 1841, 又译《乡村铁匠》,《敬字诗集》所收)。

Under a spreading chestnut-tree  
The village smithy stands;  
The smith, a mighty man is he,  
With large and sinewy hands; ...

(一棵栗子树枝叶宽广  
乡村铁匠铺矗立一旁  
铁匠,孔武有力  
一双大手粗又强壮)

他将这几句翻译成了下面这种物语歌谣调的形式:

蔽蒂栗树如张翼

<sup>①</sup> 吉田精一等编:《近代日本文学大系五二 明治大正译诗集》,第84页。



下有打铁匠之宅  
其人壮刚手腕大  
铁条隆起筋脉黑<sup>①</sup>

整首诗用不时掺入五言的七言歌行体形式来翻译。在用日语译诗之前先用汉诗体试译,这种方式无论如何可以说带有明治初期一般知识教养的特征(实际上日本汉诗文最兴盛的时期是明治初、中期)。所以,译诗出现繁荣也只是熟能生巧的缘故,大概不能将此作为新时代日本的标准诗型吧。

其次,雅文体怎么样呢?从英语到日语的雅文体翻译出现在稍后不久,1880年(明治十三年)英国诗人、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小说《拉马摩尔的新娘》(*The Bride of Lammermoor*, 1819)的几首诗在《春风情话》中被摘译出来。译者是化名,实际上是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坪内逍遥(1895—1935)。逍遥后来成为早稻田大学教授,作为屈指可数的文学理论家、小说家、剧作家以及莎士比亚全译本翻译家活跃在文坛上。

例如,《春风情话》中年轻的女主人公露茜·阿什顿吟唱的歌中,有舍弃世俗野心和欲望,祈求平静生活的朴素的古代歌谣,八行诗的后半是这样写的:

Stop thine ear against the singer, ——  
From the red gold keep thy finger, ——  
Vacant heart, and hand, and eye, ——  
Easy live and quiet die.

(歌手动人的歌声从此不必再听,  
手指也从此不再接触黄金,  
就这样修身养性、澄净此心,  
悠闲度日,平静了此一生)

这一节民谣调的诗歌,年轻的逍遥是这样翻译的:

なえなる音をもまつかぜの、他所の調ときくからは、ゆめ空蟬の人の世の、果敢なき富も  
何かせん、心も身をも安らかに、仇し思ひのなかりせば、憂きこと多き浮世さへ、楽しかり  
けり、天地も、われから広く、月日さへ、長閑なりけり、かくてあらば、操柁繩の弥長く、こ  
の世の外の世界をや経ぬべき。

① 揖斐高编:《敬字诗集(抄)》;入谷仙介等编《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明治编二 汉诗文集》,岩波书店,2004年,第259页。另参照川本皓嗣:《〈乡村铁匠〉的生存意义——诗人朗费罗与小学唱歌》《东京大学公开讲座五九 美国与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第224—246页。